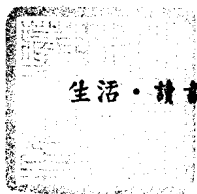


丁易雜文



丁 易 杂 文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95830

995830

封面题字：许觉民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丁 易 杂 文

Dingyi Zawen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137,000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400

书号 7002·43 定价 0.97 元

目 录

忆丁易（代序）	1
谈笺注	7
学诗	10
哀夹竹桃	12
谈风雅	15
再谈风雅	18
《悼钱玄同先生》读后感	20
“理屈词穷”	23
援古三论	25
女权二则	28
忆“古香斋”	31
大哉孔子	35
妃子恨	38
杂谈清客	40
由“梨涡”谈起	43
孤灯读报记	46
进士和拔贡	48

经与史 · · · · ·	51
大德小德 · · · · ·	55
释“文人无行” · · · · ·	58
炉边偶忆 · · · · ·	61
杂谈经注 · · · · ·	64
谈万民伞 · · · · ·	67
新师说 · · · · ·	70
谈妖言 · · · · ·	73
谈选本 · · · · ·	75
谈丛书 · · · · ·	78
市俗的进步 · · · · ·	80
艰深的堕落 · · · · ·	83
注解鲁迅作品 · · · · ·	86
读经札记 · · · · ·	89
谈改变 · · · · ·	95
争是非 · · · · ·	97
谈杂家 · · · · ·	100
好名二术 · · · · ·	103
笔名种种 · · · · ·	107
关于秦桧 · · · · ·	110
骄傲与顽固 · · · · ·	116
想和做 · · · · ·	119
谈著作的谨慎 · · · · ·	122

旧话重提·····	125
谈史论·····	127
由宋祖三戒之一谈起·····	129
辨似·····	132
中兴·····	135
拍掌叫好·····	137
庄烈帝与李自成·····	140
友于·····	148
文穷后工·····	151
下资本·····	154
田地净洁·····	156
文人与文·····	158
醇酒妇人·····	161
境界浅谈·····	164
自立·····	166
读史随笔两则·····	169
“高人”和“处士”·····	173
看《桃花扇》演出偶感·····	176
谈“清议”·····	178
大学生干政·····	180
明代言路·····	183
文人的结社集会·····	186
知识分子的堕落·····	189

剥皮·····	192
“作家做官”·····	195
名臣名将·····	198
闲话图检·····	202
“五四”与文艺节·····	205
赤子之心·····	208
民间歌谣·····	210
廓大与高远·····	213
谈“匪”·····	215
北齐后主·····	218
“中兴”的官吏·····	220
“胜利财”的史例·····	223
谈贪污·····	226
多余的官·····	229
挥汗杂谈·····	233
平居偶感·····	237
北窗零拾·····	241
瓜棚随想·····	244
编后记·····	白 鸿 248

忆丁易(代序)

陈白尘

癸亥年到了。窗外炮竹声声，彻夜不停，我们迎来了一个几十年来最愉快的春节。但我却在此时提笔追怀丁易，这种感情连自己也说不清。

1940年夏，我应熊佛西校长之聘，去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教书糊口。熊佛老是以自由主义者自许的，他办的学校里确有不少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下其它学校所不可能有的自由，这也是我愿意和敢于应聘的原因。但到了学校之后，发现一个党棍子丁伯骝在当训育主任，不免有点不快。因此，对于当教务主任的叶鼎彝，也不免心存戒心。这个叶鼎彝据说是北师大的毕业生，比我还年青，约莫只有三十岁，他一出校门便当上教务主任，可见是有来头的，接触上便自然疏远了些。可是过不了许久，在以郫县吉祥寺古刹为校址的后院里，我应邀拜访了他那处于

竹林深处的小屋，谁知一夕畅谈，遂成莫逆之交！原来他从学生中也听到些关于我的谣言而将信将疑，便以品茗为名，来个试探。我俩可是演了出“唱功戏”的《三岔口》。这场畅谈的末尾，自然是相与抚掌大笑。不用说，这个叶鼎彝便是后来的杂文家和文学史家的丁易。

在这一学期里，丁易和我，还有更年青的教师刘盛亚等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和学生一道，对那个党棍子丁伯骝展开了或明或暗的斗争，使得他不敢抬头。可是次年春，“皖南事变”一来，这个“省剧校”便被变相地封闭！我们遂各自东西了！

1943年夏，中华剧艺社被迫离开重庆，我随之到了成都，不久，丁易在西北师范学院呆不住，也流落到成都来。这时，我正接编《华西晚报》的副刊《艺坛》和《华西日报》的《文艺周刊》，丁易正好做了这两个副刊的台柱。在这两个小小副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人很多，知名作家也不少，但经常地、有力地支持这两刊物的却是丁易。那时我住在五世同堂街那个大院子里，丁易和陈翔鹤同志是每天必来的座上客。我们除了商谈文协成都分会的工作以外，便是骂国民党以泄愤。每当此时，我便大嚷一声：“好！写×百字杂文来，丁易！”第二天晚报副刊上便有了一篇笔锋犀利的杂文出现。而且是三天两天如此。在那黑暗的年代里，这种匕首式的文字虽不能致敌人于死命，但在黑夜中不时闪烁着匕首的光芒，总可使那貌似强大的独裁

魔王感到惴惴不安的吧？1945年国民党四川省的大头目黄季陆唆使走狗捣毁《华西晚报》，其导火线虽在另一篇文章，其种因之一，该说是丁易的杂文刺痛了它。这本《丁易杂文》里所收的文章，有近半数便是在这两个小小的副刊上发表过的。

1946年春，我和丁易相继离开成都到了重庆。那正是旧政协召开的前后，我有幸被陈铭德先生聘请为《新民晚报》的特约编辑，编了约一个月的副刊。这是异数。丁易虽不能象在成都那样三天两天为我新编的副刊写杂文了，但我记得写的也不算少。特别是“较场口事件”的当天，我从现场目睹特务暴行回来，便马上抓住丁易，我们共同编了一个抗议“较场口事件”的特刊，在第二天见报。这对作为国民党员的陈铭德先生来说，自然是难堪的事。但我和丁易却感到异常兴奋。晚报上了街，我俩相与大笑！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酣畅，和我们第一次在“省剧校”后院里畅谈时一模一样，直笑得他满脸绯红。

以后，我自然无法再编这份晚报的副刊，而且离渝东下了。但丁易却继续用杂文战斗下去，因为他在不久之后，便主持了《民主报》的编务，更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这里所收杂文中的一部分，便是他那一时期的战绩。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于丁易，是谬托知己的，但世间最不公平的事则是英才早逝。如果这早逝的英才正是你的知己，而且还是比你幼小者，该是人世间最大的悲

哀了！在抗日战争中，我曾痛失过一位英才的知己——年青的天才导演家贺孟斧同志。他是贫病交加而死的，我们于无可奈何之中，倒是“化悲痛为力量”，把仇恨记在反动派的头上。但在全中国解放以后，正是大展才华之时的丁易，却无端地客死于异国，这悲痛又如何地“化”呢？当他的骨灰从莫斯科运回后举行的追悼会上，我只能悲痛流泪，连一篇悼念文字都没写成！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悲痛倒慢慢“化”为乌有了。——准确点说，是化为安慰以至庆幸了。在那十七年中，杂文已被视为异端邪说，无人问津；当代著名杂文家，敢于犯禁者，不打成“右派”，也终于要进“牛棚”，甚至瘐死狱中！丁易如健在，他能逃脱这类命运么？当然：我这是没出息的自慰，难免“精神胜利法”之嫌！

如今，《丁易杂文》要出版了，而且是和当代著名杂文家们的集子成批地出版，这是十年动乱中想不到、四年以前也还没有料到的大事！也是当代文学史上将要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杂文和杂文家彻底恢复名誉了！我的悲痛终于化为欣慰！

将杂文比作“匕首”或“投枪”，是因为反动的、垂死的统治阶级颇为害怕这东西：它会揭露或击中那无可药救的致命伤。但譬喻终不过是譬喻，摧毁国民党统治还得靠人民解放军的武力和人心的向背。一个为人民所拥戴的新兴的无产阶级，哪有害怕一个譬喻中的小小“匕首”

或“投枪”之理？我们不怕古，不怕洋，都能使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难道区区杂文，就不能为我所用？“匕首”不好听，说成“镜子”，即古人称之为“鉴”者，有何不可？“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何况今日的玻璃镜子，还可以照出脸上的尘垢？我们不是被谆谆告诫过人要天天洗脸的么？但洗脸而不照镜子，可乎？不仅不照，而且打破镜子，连脸上的尘垢都看不见了，不亦悲哉！但是“往者已矣”，还是向前看！

推窗远眺，到处是火树银花，红霞满天。这是人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对党的十二大的政策的无言回答：我们国家的前途似锦！

但我们还要不断洗脸。历史的尘垢难洗，十年动乱中的尘垢若隐若现，更加难洗！我们自然还需要“镜子”——杂文！

向前看，丁易和其他名家的杂文集子都将陆续出版，这是对党的文艺政策的回答。它也预示着我们的文艺全面繁荣，前途似锦！

据说，丁易是大笑而逝的。这使我不由回忆起和他两次相与大笑的情景，他是遇到极端兴奋的事才会如此的。那他的最后的的笑难道是预见到三十年后的今天而发的么？那就祝愿他永远含笑九泉吧！

一九八三年春节中

谈 笺 注

作品之有笺注，为的是要更明白地去阐明作品的意义，本意原是很好的。可是时间一久，毛病也就出来，大家都来笺注，不免争奇立异，或是自己有点意见，不能见重当世，便假托在古人作品里面。于是不惜牵强附会，甚而深文周纳。明明是说淫奔幽会，却偏要说是“后妃之德”，明明是说香草美人，却偏要拉上“小人君子”。甚至那个“狂游狭邪”以致“败面折齿”的温飞卿作的词，也都具有“《离骚》初服”的深意了。

笺注至此，可谓堕入魔道，十几年前古史辨中的疑古诸君子也就予以抨击，现在看来，当然更不值一笑了。

不过笑是不值一笑，这种方术却是很可怕的，施诸前代作品倒不打紧，顶多是“厚诬古人”，古人已死，诬亦无碍，但万一笺注家一天高兴起来，把时贤作品也如法炮制

一下，那可就叫时贤吃不了兜着走了！

寂居索寞，喜看闲书，随手便得一例。《清代野史》五编《悔逸斋笔乘》有《陈恪勤之诗案》一则：

“康熙陈恪勤公鹏年，守苏州，以峭直获罪总督阿山，恪勤偶泛舟虎邱，赋诗两首云：‘雪艇松龕阅岁时，升年踪迹鸟鱼知。春风再拂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雨后万松全合沓，云中双阙半迷离。夕佳亭上凭阑处，红叶空山绕梦思。’……阿山得其诗稿，乃密疏弹劾，谓恪勤阴有异志，非徒以文字汕谤而已，以原稿呈进，而逐句笺疏其傍，第一章首联，则以雪艇松龕皆名僧别号，而有明遗臣，大抵托迹空门，恪勤阴与往还，密图恢复。鸟谓水鸟沕鹭之属，隐指台湾郑氏，言恪勤与郑氏交通，二十余年中，无日不密递消息也。雨后万松，阴指故明宗室，弘光帝名由松，故有万松语。云中双阙，则指北朝宫室，迷离谓缥缈空虚，若有若无也。末联则以明南京故宫中有亭名夕佳，故托以寄意，红叶指明裔，盖朱为明姓，叶则后裔之谓，言其心无日不思明也。……疏奏，得旨严加申斥，谓诗人托物寄兴，岂必皆有寓意，阿山有意罗织，深文巧傅，冀兴文字大狱，殊失圣朝宽大之意云云。恪勤竟获免，使其事在雍正间者，族矣！”

原诗本有两首，这里只录了一首，然而也就够了，只这一首的“笺注”，就足以令人读之不寒而栗，《笔乘》作者

最后两句按语中的“族矣”二字，血腥之气，还勃勃纸上，雍乾之间，这么“族矣”的，就不下十几起！

然而我们于战栗之余，却不能不惊叹道“笺注”注得之巧，鸟鱼隐指台湾，红叶暗托明裔。若以此术，触类旁通，则深山大泽，白浪洪涛等等名词，无不可以说是暗有所指了。——也许是太巧了吧，连主持“族矣”的专制皇帝也觉得有点不大象话，而不得不说诗人是“托物寄兴”，告发者未免“有意罗织”。

这种“罗织”方法，用的就是笺注家笺注古书的方法。所不同者，笺注家是“罗织”古人，而阿山是“罗织”今人而已，古今人并不是不相及的啊！

（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

学 诗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是唐代司空表圣《二十四诗品》里面的两句，他是来说明诗的一种境界的，这两句话看起来好象有点玄妙，其实仔细一想，倒也并不费解。所谓“不着一字”者，并不是要人家来做无字诗，而是说对于你要讲的那个“风流”，不要“着一字”，然后才能使读者“尽得”那个“风流”，一句老话，要“意在言外”，正如前清的官僚要送客，反而大喊一声“倒茶来”，假如你以为他真的是“倒茶”留你再坐一会儿，那就是大大的傻瓜，他是要你从反面去想的，——这就是叫做“不着一字”。

诗文原有相通之处，因此许多文章也是这么“不着一字”的，最会玩这一套的是战国时的策士们，打开《战国策》一看，只见他们都在海阔天空地乱说一阵，与本意毫无关连，但等你看完了，再这么一想，你自然会恍然大悟